

# 嘎达梅林

青旗

郭雪波

上



为游牧文明正名的史诗巨著

郭雪波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嘎达梅林

青旗  
蒙古长调  
①

郭雪波 著



NLIC 2970700526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旗·嘎达梅林 / 郭雪波著. -- 北京 : 新星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133-0252-4

I. ①青… II. ①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1208号

---

## 青旗·嘎达梅林

郭雪波 著

责任编辑：王光灿

责任印制：韦 舰

封面设计：九 一

---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88310899

法律顧問：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mailto: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

印 刷：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40.75

字 数：700千字

版 次：2011年6月第一版 2011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0252-4

定 价：60.00元

---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封面图片来源于辽宁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连环画《嘎达梅林》，  
作者许勇、顾莲塘、赵奇。特此致谢！



(作者声明：本书任何文字段落、故事细节都受法律保护，任何盗版盗用将受到严格法律追究。有人若想改编影视剧，可与作者联系。)

“独贵龙”，是一个真实的组织。

自清中期始，由于大量开垦蒙古草原，导致沙化严重，广大牧民流离失所。在反抗开垦的牧民中间形成一种组织，叫“独贵龙”。准确的蒙古语发音为“道贵楞”，直译意思是“环形”，后沿用为“组”。参加这个“组”的人，围绕一个环形圆周围，签上自己姓名，环形圆不分首尾，签名者中任何人都可能是首，也可能是尾。这是一种当时的朦胧体现民主的誓盟方式。

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北洋政府各军阀掠夺性开垦蒙旗草原，科尔沁草原上也出现了“独贵龙”，并出现了“独贵龙”签名图。一个偶然机缘，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本人接触到那张神秘的“独贵龙”图，并从上边看到了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嘎达梅林——孟青山。

——作者题记

## 引子 疯爷爷

后长的犄角  
比先长的耳朵还硬。

——蒙古族谚语

宁静的清晨，突然起了骚动。

那名骑手从村外荒野飞驰而来，追赶着前边一只狂奔的兽。

他的手里，挥动一柄铜头短棒“布鲁”，嘴里在不停地狂叫：  
“杀！——乌拉！”

可怜那兽伸出红红的长舌，咧到耳根的大嘴吐着白沫，被追赶得呼哧带喘，慌不择路，一急，却逃进村里来了。这一下可好，村街上顿时鸡飞狗跳，井沿挑水的妇女丢下水桶就跑，上学的孩子被大人拽进门院里，村狗则集体狂吠如临大敌。而那位追赶的骑手倒是满不在乎，疯疯癫癫，嘴里不停地喊着杀，秃头上油光光的也没戴帽子，脸上横着的一道长疤痕如爬着的蚯蚓，他还是个独眼，一脸的狰狞凶狂。

“狼！是一条狼！我的娘哎！”有人惊呼。

“这老疯子，怎么把狼赶进了村子！”有人一边抄家伙，一边骂。

七岁的小阿木正走出自家院门，见了秃头猎手，失声叫道：“二爷爷！”

他后边的阿爸也惊喊：“不好，二叔他又犯病了！二叔！”

那个秃头疯汉回过头，狂笑着丢下一句：“等着，二叔给你逮只小猫玩玩！”

狼还在没魂地逃命。这时，疯汉把手里的铜头“布鲁”，“嗖”地扔击出去了。这一柄蒙古猎手常用的投掷器在空中呼啸着，飞速旋转，一下子击中前边狂窜的狼，打得它在地上打了几个滚。秃头猎手随即飞马赶到，腰一弯手一伸，就抓着狼尾巴把它拎起来，狠狠甩击在旁边的拴马石

上。“扑哧”，一声闷响，狼的天灵盖被撞碎，殷红的血夹着脑浆四处飞溅。

“七不吃，八不抢，弟兄们扯乎！哈哈……”

秃头疯汉俨然像个将军，大手往空中一挥，马后拖着那条死狼，又从村街上狂笑着驰过，直奔野外，身后扬起一溜儿尘土。村民们看得目瞪口呆，有人回醒过来，在后边直摇头叹道：大庙的老佛哎，这老疯子当年干过“胡子”，一疯净说黑话呢！

阿木阿爸在后边追赶了几步，大喊：“二叔！回来！”

人早已跑远。小阿木惊呆了，喃喃自语道：二爷爷一发狂，真吓人……

正在院角挤牛奶的阿木奶奶遥望着远去的那个人影，对阿木阿爸说：“唉，你二叔见血就犯病，村里不该派他去杀狼的……”

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科尔沁草原狼害很大，各村各户组织打狼队，打死十只以上的猎手都被誉为“打狼英雄”，戴红花给奖励。蒙古人又自古就认为狼是生存的天敌，从小借打狼来练骑射，提胆气。有人说狼是蒙古人的图腾，这纯粹是无知的痴妄之谈。

“达虎尔，中午你去窝棚看你二叔吧，别忘了带两瓶‘辣水’去。唉，他这次犯的可不轻呢。”奶奶心里焦虑，向阿木阿爸交代说。

中午，阿木央求着阿爸，也要跟着去看疯爷爷。

辽阔的科尔沁草原南部荒野正秋色茫茫，在阳光普照下如抹了一层黄奶油般闪着金光。空气中，飘来阵阵香蒿、苦艾、野菊花的混合气味，闻着那么沁人心脾，心胸顿时变得清新而爽朗。

“站住！”有人拦住了他们。小阿木从马背上揪紧阿爸衣角，伸出脑袋偷偷向前瞅。

是疯爷爷站在前边，他的秃头在秋日下闪闪发亮，手里挥舞着一杆猎枪，直冲他阿爸狼一般吼叫。

“去哪里？”

“二叔，我们是来看你的。”阿爸下马，小阿木也从马背上滑下来。

“来看我？糊弄鬼！看我还带四弦琴？”疯爷爷哼了一声，独眼凶狠地盯着，疯癫癫走过来，伸手从阿爸后背上摘走那把四弦琴端详着，手指“当”地弹了一下琴弦。顿时，那琴声如山泉般向四处流淌开去。

“二叔平时爱听曲子，侄子拉胡琴给你听，让你高兴高兴。”达虎尔哄着疯爷爷。

“那你给爷说唱梅林爷的事吧！”疯爷爷也斜着独眼，盯住达虎尔。

“二叔，这……梅林爷的故事……我唱不大全……”达虎尔挠挠头抱



歉地说道。

“那你还算个什么‘胡尔其’——说书艺人？哈哈……”疯爷爷又轻蔑地狂笑起来，把手中那把系着五色飘带的古色古香老四弦琴高高举过头顶说，“不会说梅林爷的故事，你还背这破玩意儿做什么？今天爷给你劈了吧！”

“别，二叔，那可是我吃饭的家伙，别！”达虎尔“扑通”给疯爷爷跪下了，紧张得声音都发颤。

“哈哈……”

疯爷爷歪了歪他那张恐怖的脸，冲阿木挥一下手中的猎枪喝叫：“小黄毛！你咋不下跪？嗯？！”

小阿木这时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胆子，硬挺挺站在阿爸身后，就是不下跪，阿爸抻他衣袖他也不动弹，还撅着个小嘴。

“哈哈！小黄毛够胆儿！”疯爷爷用手撸了一把自己的秃头。

“快还我阿爸的胡琴！要不我拿弹弓射你！”七岁的小阿木突然掏出一把弹弓，装上石子儿，还真瞄上了疯爷爷。这出人意料的举动吓得阿爸惊喝一声：“阿木！不许胡闹！快放下弹弓！”

“哇哇，有种！不愧是我们骑兵世家的种！达虎尔，你也当过骑兵，可还没你儿子胆大哩！哈哈……”

“二叔，小孩子不懂事，顶撞了您老，还望二叔放过小阿木。”

“不，爷不放过！”疯爷爷又冲着小阿木说，“好，小黄毛，那咱们爷儿俩可以比试一下了！”疯爷爷一手端起猎枪，也瞄准了阿木，问他：

“你准备打我哪儿？”

“打你的眼睛！”阿木脆脆地回答。

“好狠！爷就剩这么一只照子，你却先取它，够脑子！哈哈，你知道我要打你哪儿吗？”

“打我哪儿？”

“取你的小鸡鸡！”

“那不成，我没法尿尿了！咱们改个比法吧，咋样？”

“改啥？”疯爷爷饶有兴趣地盯住阿木。

“打这瓶子！”阿木一急顾不上别的，就从马背上的褡裢里拿出一个玻璃瓶子，冲疯爷爷晃了晃。那瓶子里的液体在阳光下闪动。阿爸想拦也来不及了。

“瓶子里装的是啥？”疯爷爷的独眼开始发亮。

“我的水，准备在路上喝的。”阿木有些犹豫地说。他本想拿自己喝的水瓶，不想却摸出来了阿爸给疯爷爷带的“辣水”。家人知道，只有

“辣水”才能压得住他的疯。

疯爷爷已经闻到一丝刺鼻的酒香。

“好哇，小鬼头！还想骗我！快把你的水给我！”

“不……”阿木后退。

阿爸示意他说：“儿子，还是把‘水’给二爷爷吧。”

疯爷爷几步跨了过来，风卷落叶般抢走了阿木手中的酒瓶，随即咬掉塞子，仰起脖子咕嘟咕嘟地往嘴里灌起酒来，一口气如饮水，眨眼间那瓶子便空了。

“好酒！库伦烧锅的一等原浆！”

疯爷爷吧嗒着嘴巴，一扬手，那个空酒瓶被他掷出去，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三十米开外的一处土坎上，而且瓶口朝上。

阿木瞪大眼珠惊诧不已，但他也没闲着，一举手弹弓石子儿就射了出去。只听“砰”一声，空酒瓶四裂开去，碎了一地。

“哈！我打中了！二爷爷你输了！”阿木拍掌大乐。

疯爷爷没想到这小黄毛会来这一手，先下手为强。

“你这个小滑头，机灵鬼！好好，爷认输……”疯爷爷随手把四弦琴丢给他阿爸，说话间，他自个儿也软软地瘫在地上。酒精已攻上心头，放倒了他。

“阿爸，咱们快走！辣水已经压住二爷爷的疯了……”阿木见状赶紧拽阿爸的衣袖。

“不行，”阿爸笑了笑，说，“咱们得把二爷爷弄回他的窝棚，然后才能走。”

“他一醒，又要劈你的胡琴了。”小阿木担心地说。

“阿爸有办法不让他劈就是。”

“有啥办法？”

“给他讲梅林爷的故事呀。”

“你不是说讲不全吗？阿爸，这梅林爷是谁呀？疯爷爷为啥一犯病就老提这梅林爷呀？”阿木十分好奇地问。

“他……儿子，别打听了。现在你还小，有些事长大后你才能明白。”达虎尔摸了摸儿子的头，一副讳莫如深的样子。

然后，达虎尔背起呼呼昏睡的疯爷爷，阿木提着猎枪牵着马，两人一起向不远处那座荒凉的野窝棚走去。

头一次来疯爷爷住的野外窝棚，小阿木感到很新鲜很神秘。窝棚既狭小又潮湿，有一铺土炕，地上扔着洋铁锅、空酒瓶、啃剩的骨头，乱七八糟的，还弥漫着酒气、臭气和土腥气，呛得他透不过气来。阿爸把二爷爷

放在土炕上躺好，开始收拾屋子。

小阿木捂着鼻子逃也似的跑到外边来大口喘气。

“二爷爷就住在这里呀？跟狗窝差不多。”过了一会儿，小阿木对走出窝棚的阿爸说。

“不许胡说。”

周围的茫茫荒原沉静而深远。在那金黄色的草地上空飘动着一层白白淡淡的雾气，有只老鹰在高空盘旋。脚下尚未枯黄的青草上，落满银色的露水，翅膀沾湿的蓝蝴蝶趴在草叶上动弹不得。阿木轻轻捏起那只蓝蝴蝶，放在手掌上温柔地抚摩着。

“阿爸，二爷爷为啥一个人住这野外荒甸子呀？”阿木问。

“他在这儿给生产队放马，同时还兼顾着打野狼。”达虎尔拿过倚放在窝棚边的一把套马竿，甩了甩，那架势十分熟练和稳健。不远处的洼滩上，有一群马在吃草，扫帚般的尾巴正甩动着轰赶蝇虻。他们骑来的白马也在一旁吃草。

“阿爸，二爷爷真是个疯子吗？”

“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只要不提早年的事，他一般没事。”

“他真是我的亲二爷爷、你的亲二叔吗？”

“那还有假，你干吗这么问？”

“我看着他不像我们家族的人。”

阿爸笑了，摸一下他的头说：“不会错的，是你亲爷爷的亲弟弟，他们就兄弟俩。”

“那他自家的人呢？”

“他没有自己家，二叔他没有成过家。”阿爸望着远处，轻轻叹口气，接着又说，“他年轻时当喇嘛，后来……后来又当了‘胡子’。”

“‘胡子’是啥呀？”

“就是土匪。”

“啊？”阿木惊呼一声，吐着舌头，更觉得疯爷爷身上藏着很多神秘离奇的故事。

阿木的阿爸一直守着二爷爷没有离开。傍晚时分，二爷爷酒醒了，而且闻到一阵肉粥香。那是阿爸用疯爷爷的猎枪打来了一只野兔，正用兔肉熬着粥。

二爷爷美美地喝着肉粥，又叫阿木的阿爸拉四弦琴给他说唱。

调完弦，清了清嗓子，他阿爸开始说唱蒙古民歌。

哀婉感伤的旋律和着悠扬动听的琴声在窝棚里回荡起来，又飘飞出去，在草地上空飞扬。夜空中月朗星稀，只有西南边的那颗金星在一闪一

闪地眨眼。

疯爷爷又不满意了，嘟囔着说你这叫说唱蒙古书呀，爷用脚丫子都能拉出你这调调，把胡琴给我。阿木真不明白，他阿爸为什么对疯爷爷百依百顺毕恭毕敬，还真把心爱的胡琴老老实实递给了疯爷爷，平时那胡琴连阿木的妈妈都不许碰的。

没想到疯爷爷果然会拉琴，而且一点不次于他阿爸。只见疯爷爷用低沉的嗓音，缓缓吟唱起来，是一首叫《陶格陶》的老歌。阿爸在一旁入迷地聆听，微眯着眼睛，一动不动。

琴声中，阿木很快睡着了，这一天他挺累的。

不知过了多久，一声喊叫把阿木惊醒。原来，疯爷爷正激动地讲着什么，手舞足蹈，脸和眼睛都通红。他的前边又歪倒着一个空酒瓶。奶奶让阿爸带来的两瓶酒，全让疯爷爷喝得干干净净。他阿爸正聚精会神地听着疯爷爷的讲述，神情非常专注，脸色凝重。似乎这两瓶酒就是为撬开疯爷爷内心的封条而准备的。

阿木揉着眼睛，看看疯爷爷再看看阿爸。在他看来，现在阿爸和疯爷爷都很奇怪很神秘，都让他无法理解。

这时，疯爷爷摇晃着站起来，伸手从窝棚房梁的夹缝中取下一个油皮包，一层层打开。疯爷爷突然又停下手，让阿爸发誓不把看到的秘密说出去。阿爸照他的话，跪在前边，握着右拳，郑重发了个蒙古式的誓言。

阿木屏住了呼吸。在那脏兮兮油乎乎的包袱里，究竟藏着什么宝贝呢？

结果，让他大失所望。

是一面烂旗，油包里包着的是一面青蓝色的烂旗！旗子上边还有很多小洞和烟熏火燎的痕迹，十分破旧。阿木原以为包里若不是金条、银元宝，起码应该是手枪之类的东西，他当过“胡子”嘛。

疯爷爷把那面破旧的布片小心翼翼地展开来。布片中间绣着一个圆圈，圈中绣着一只威猛无比的九足天鹰，而圆圈周围则写满文字，似是人名，写了好几圈，密密麻麻模模糊糊的。

疯爷爷开始念那些名字。很长很长，也很乏味。

在疯爷爷的低沉嗓音中，阿木又睡了过去。

第二天，阿爸领着阿木离开那间窝棚。疯爷爷从窝棚里走出来，精神似乎正常了好多。他抚摩着阿木的脑袋问：“小黄毛今年几岁了？”

“七岁，属鼠。”阿木脆生生地回答。

“还叫阿木吗？”疯爷爷问阿爸。

“是的，他爷爷给起的，全称阿木古郎。”

“大哥真怪，给孙子起了个康熙爷的蒙古译名，不好！把这名字改了，以后就叫呼和奥拉吧！”

“听二叔的，就叫呼和奥拉。”

“不，我还要叫阿木！呼和奥拉，多绕口呀！”

童年的阿木怎么会理解大人的用意呢。

上路后，阿木突然问：“阿爸，让二爷爷发疯的人是不是就是那个梅林爷呀？”

“差不多吧。”阿爸笑着说。

“那个梅林爷究竟是什么人呀？告诉我吧，阿爸。”小阿木央求道。

似乎是不忍心拒绝儿子的请求，达虎尔附在儿子耳旁小声告诉他：“梅林爷，就是嘎达梅林。”

“嘎达梅林？哦，嘎达梅林……”小阿木嘴里低语。

从此，他牢牢记住了这个名字。

只是那时他绝没想到，这名字会伴随他一生。

# 目 录

引 子	疯爷爷	1
第一章	达尔罕旗	1
第二章	“独贵龙”图	27
第三章	风中的蜡烛	64
第四章	达尔罕亲王	106
第五章	科尔沁婚礼	143
第六章	东夹荒 西夹荒	171
第七章	嘎达梅林	212
第八章	开弓没有回头箭	240
第九章	敖烈·毛都的火光	279
第十章	九勇士	314
第十一章	青旗飞扬	340
第十二章	舍伯吐的酒宴	380

第十三章	阿如·芒哈战役	428
第十四章	老章京哈尔	457
第十五章	“打一面”托日孟克	486
第十六章	混沌中的厮杀	530
第十七章	洪格尔·敖包河口	560
第十八章	生命的誓约	588
尾 声	挽歌	619
后 记	四十年的求索	623
跋	百年误读游牧文明	626

## 第一章 达尔罕旗

在那古老的黄金世纪，  
在那浩茫的长生天下，  
有一片神奇的地方，  
那就是达尔罕旗草原。

——科尔沁蒙古民歌

---

平阔苍茫的科尔沁草原上，一座小镇突兀而起。小镇名叫保康，原名图希木，是达尔罕旗的旗府镇。

躺在保康一家小旅店的土炕上，年轻的白尔泰望着窗外一九六八年八月的天空发呆。达尔罕旗的天空和地面一样混乱混沌，云蒸雾罩，找不到太阳。

有人推门进来，喊了一嗓子道：“我娃儿住在这儿吗？”

小土炕十九个铺位，伸出了十八个脑袋。

有人问：“你娃儿是谁？”

“阿木，小名叫阿木。”

白尔泰登时如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狗，翻身跳起，回头惊呼：“阿爸？你怎么来了？这，这……”

“可找到你了，娃儿！”阿爸达虎尔几步跨到炕头，大手抓住白尔泰肩膀就不松开，唯恐一松手儿子再也找不到了。他毫不在意儿子的惊愕，脸上发窘，匆匆扫一眼土炕上的另十八个脑袋，说道，“娃儿，咱们出去说，出去说。”

在旅店外边，保康街头人来车往。每根电线杆上吊挂着三五个大喇



叭，如盘着几只聒噪的乌鸦。

站在街树下，达虎尔尽量缓下口气，对儿子说：“娃儿，家里出了点事……”

白尔泰倒吸一口凉气，忙问：“出啥事了？”

“是二爷爷……他从家里跑出来了，逃亡到这儿来了……”

白尔泰一听，更是惊讶得眼珠子都瞪大了。逃亡？二爷爷为啥逃亡？还逃到达尔罕旗来了？出了啥大事？他有些紧张了，心扑腾扑腾地跳。

“你先别急，娃儿。”达虎尔安慰了一下儿子，叹口气，蹲在地上，掏出烟袋锅点上。等深吸了几口烟之后，他才慢慢把发生的事说给一头雾水的儿子听。原来，老家那边的运动专案组盯上了疯爷爷，逼他交代历史问题，把人关进牛棚，还逼着要他交出一张什么图。

“图？二爷爷手上有什么图？一个疯老头。”白尔泰暗暗奇怪。

“就是那张青旗嘛，你小时见过的。”阿爸的嘴里冒着辣辣的浓烟，呛走了近处的一两人。

“就那块烂布片？是一张图？”白尔泰更是没想到。

阿爸达虎尔的脸上呈现出十分无奈的样子，摇了摇头，诉苦说自己也不清楚那块烂布是不是一张图，可人家就那么说，要追查那东西，有啥法子呢。

疯爷爷是被一个亲戚灌醉后，说漏了嘴，被告发的。运动中老婆告发丈夫、儿子告发老子的事屡见不鲜，人心疯狂，这种心态又如瘟疫般传染蔓延。

白尔泰心里说，又是酒坏了事。唉，这疯爷爷。

“那他是怎么逃脱的？那面青旗呢？”

“趁夜里，你二爷爷打倒了看管的人，带着青旗逃走了。临走时，匆匆托人捎话给了我。”

“这疯老头，真神。为啥逃亡到这达尔罕旗来呢？”白尔泰有些奇怪，“小时候，可是常听他诅咒达尔罕旗的。”

“唉，骂归骂，可这里他熟啊，早年间他就是在这儿当的‘胡子’，这里有他很多朋友兄弟。”达虎尔望着镇外茫茫原野，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说，“阿爸不放心哪，二叔他年纪大了，又有魔怔病。一得到信儿，我就跟着出来找他了，可去了好些个地方，都没找到他，这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唉，世道难哪。我想起你给家里的信上说，你被分配到达旗，人在保康，就赶紧过来找你商量商量。”

“那看来，二爷爷的处境还真危险呢。”白尔泰听到这会儿，心里也为疯爷爷担忧起来。“可达尔罕旗这么大，他过去的那些‘胡子’朋友我